

节日词语

假期之乐 古代冬至的

■ 曾龙

日近冬至，冬日气息越发浓烈。而在古时，人们更是将冬至作为新一年的开始。周代到秦末汉初，就曾以“冬至”为“岁首”，冬至这天人们不仅放假，还会举行祭祖、聚会等活动，以至于冬至在古时又有了“冬至节”的称谓。

周朝时，冬至会放假五天。在冬至当日，天子会率领三公九卿迎岁以郊祀祭天。《周礼》中就提及了天子要在冬至举行“致天神人鬼”的祭祀仪式。

到了汉朝，五天的假期缩减到了三天。但这并不减人们过节的兴致，反而从这以后，冬至日正式成为了民间节日。在假期时，官府会举行隆重的“拜冬”仪式，一时间热闹如年。《汉书》中有载：“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

唐时的冬至假期又增到了七天，时间开始与春节相等；而到了宋代，官方甚至将冬至定为“法定节日”。为了给假期增添节日喜庆，开封府还会开放部分禁令。如“官放关扑”，让平常禁止的赌博游戏，在假期时有了娱乐的机

会。此外，宋朝也是历史上假日最多的一个朝代，各种假期多达68天。《文昌杂录》中有载：“官吏休假，元旦、寒食、冬至各七日；上元、夏至、中元各三日；立春、清明各一日；每月例假三日；岁共六十八日。”

而到了明朝，假期的天数又开始锐减。《古今事务考》中记载：“国朝正旦节放假五日，冬至三日，元宵十日。”不过冬至的节日气氛依旧非常浓烈，《帝京景物略》中就记载了明时冬至节日的盛况：“百官贺冬毕，吉服三日，具八簋互拜，朱衣交于衢，一如元旦。”清时，冬至的休假制度则基本沿袭了明朝。

说完冬至假期的历史，古人在冬至假期做什么也颇值得一提。除了前面提及的祭祀与拜冬，古时冬至还有一些民俗也颇有趣味。民间就有在冬至给孩子赠鞋的习俗，以此希望孩子在未来健康成长。

吃，在冬至假期当然必不可少。冬至吃羊肉的习俗从汉时就已经形成，据说是刘邦在冬至这一天吃了樊哙煮的羊肉，觉得味道甚是鲜美，于是民间也就开始形成了冬至吃羊肉的习俗；吃汤圆也是冬至时颇为流行的习俗。明、清时期的冬至，人们会将做好的汤圆先祀神祭祖，然后一家人再围坐在一起慢慢品用，名为“添岁”。此外，各地冬至的特色美食更是不胜枚举，潮汕汤圆、东南麻糍、台州擂圆、合肥南瓜饼、宁波番薯汤果、滕州羊肉汤、江南米饭、苏州酿酒等等。

绵长，同样让人流连忘返。我们在热带雨林攀爬，寻昌化江之源，尔后沿水满河往外走，在下游处，看见一群鸭子在水里觅食。途中，在河边随意拔一把山捞叶，午饭的餐桌上，山捞叶炒水满鸭，清香扑鼻，味蕾获得极大满足。这几块饮食招牌，讲述着这片土地不同寻常的自然、历史与文化。若干年后，我对水满乡的记忆，必定伴随着美味而留存。

山谷中有一座酒店，四周青山环抱，林木茂盛。老板是个江浙人，辗转多地，最后选定了水满乡。他把这片山坡承包下来，种茶、建酒店。一栋栋别墅错落有致，古色古香，颇具江南特色。在青草簇拥的鹅卵石小道上漫步，“时有落花至，远闻流水香”，如入九曲流觞的文墨之境。刚开始，老板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到此地，后来渐渐喜欢上了这片山林，喜欢上了秉性淳朴厚道的黎族和苗族同胞，于是，决定把水满乡作为自己人生的最后一站。他将妻子、儿女都接来，一家人先后成了水满人。“此心安处是吾乡”，心安了，家乡就诞生了。

老板是好客之人，入住第二天，邀请我们到他的茶庄品茶。茶庄大厅宽敞，四周摆放着几个玻璃橱柜，一个用来展示茶叶，其余的装满了图书，颇有书香气息。落座后，身着旗袍的茶艺师给我们泡茶，从置具洁器、量茶入杯到烹水沏茶几个步骤，张弛有度、娴熟顺畅。这里出品的红茶，外形条索紧结肥硕、茶锋良好、棕褐油润。茶汤呈琥珀色，清透明亮，散发着一股奶蜜香气。喝在口中，甜爽里透着浓郁香味，甘醇顺滑，舌根生津，神清气爽。早在清代，五指山茶已经作为贡品进贡朝廷，如今，五指山红茶被有关部门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已然成为五指山的一张名片。

出差或旅行，我习惯在行囊里塞进几本书，用于消磨时间。这是夜晚，四周静悄悄，万物安然无恙。我读完安德里亚·麦尔提尼的《热带雨林》已是凌晨时分，却没有一点睡意。我独自从木屋出来，顺着一条小道来到湖边。

仰望夜空，星光点缀天宇，青山躲进了夜色，却隐约露出硬朗的轮廓。有萤火虫，雀跃飞舞。这夜色之精灵，在城市里是见不到踪影的，我有些兴奋了，像一个顽童，甩开脚步追着流萤跑。随便几只流萤，就能把一条鹅卵石小路变成浪漫的绿野仙境。今夜，水满乡星空如绸、流萤如火！

几天行程就这么过去了，汽车还没有驶出水满乡，我就已经思谋着什么时候再来，最好是冬天。水满乡的冬天，温暖如春，别具洞天。那时，繁华落尽，吐露新叶，三角枫将绿色染成红艳，阳光下，满山遍野，尺璧寸珠，呈现一场视觉的饕餮盛宴。

《木兰辞》是一首著名的北朝民歌，被宋代的郭茂倩编进了《乐府诗集》这部书。《木兰辞》讲述了一个名叫木兰的女孩，她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在战场上建立了很大的功勋，回朝后，她不愿意做官，只求回家与家人团聚的故事。在中国文学史上，《木兰辞》与《孔雀东南飞》合称为“乐府双璧”。由于很多戏剧和影视作品将这位替父从军、保家卫国的古代巾帼英雄木兰作为主人公，并且称其为“花木兰”，因此，花木兰这个名字可谓是家喻户晓，名声很大。

其实，在关于花木兰一些较早的文字记载中，“花木兰”是“木兰”，姓魏，而不是姓花，并非“花木兰”。

关于木兰的历史传记，元朝的时候曾经有过相关的文献记载。

元朝有一个名叫侯有造的人，写了一篇《孝烈将军祠像辨正记》的文章，记述了木兰的一些情况。文章中说：“将军魏氏，本处子，名木兰，毫之谯人也。世传：可汗募兵，孝烈痛父毫羸，弟妹皆稚，慨然代行。服甲冑，鞬鞞，操戈跃马，驰神攻苦，钝挫戎阵，胆气不衰，人莫窥非男也。历年一纪，交锋十有八战，策勋十二转。天子喜其功勇，授以尚书。隆宠不赴，尽奏省亲。拥兵还谯，造父室，释戎服，复闺妆。举皆惊骇，谓自生民以来，盖未见也。以异事闻于朝，召复赴阙。欲纳宫中，将军曰：‘臣无嫔君礼制。’以死誓拒之。势力加迫，遂自尽，所以追赠有‘孝烈’之谥也。”

元朝的侯有造留下的这篇文献，把木兰称为将军，而且也说明了木兰姓魏，是安徽亳县人，她和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曹操是同乡。



红泥小火炉

■ 张秀云

冬天气，暖是刚需，周身热腾腾地站在窗前，外面阴沉沉的天空才能生出诗意来。一千多年前的那个黄昏，天欲雪，白居易屋里的小火炉蹀着红彤彤的火苗，坐在火苗上的那盏绿蚁酒，香气浓浓地飘了出来，这时候，诗人想起朋友刘十九，于是提笔写了个便条：“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都说这是一首诗，你看看内容，应该是一个便条吧，随手写下来交于童子，让他给那个人送去过。故事没有后续报道，如果续上，应该是，那个人看了，立马跟着童子过来了，二人围炉对饮，一杯一杯复一杯，外面雪花已经飘了起来，一层一层，厚厚的落在柴扉上。大雪封路回不去了，于是继续喝，继续玩，“围棋赌酒到天明”。

与刘十九一起在这个便条里流传千古的，是红泥小火炉，一到冬天，现代人的朋友圈里，到处都是这句话，都是喝酒的邀约。这是一款什么样的炉子呢？我小的时候家里用过一种煤炉，红土烧制的，褚红色，经不起大的磕碰，应该与诗人家里的大体相同。只是，我们烧的是很多孔眼的蜂窝煤，诗人的燃料应该是木炭。但不管是不是红泥炉，不管是什么燃料，只要有一炉火在，就会生出一炉温暖，生出严寒里的幸福感。

夜晚，四野寂寥，除了偶尔一声犬吠，余下的就是簌簌的落雪声。这时候，坐在炉火前，读书也是件开心的事。读什么呢？古人说人生一大乐事，

芭蕉为文学遮荫。

写芭蕉的诗词很多，皆与孤寂相连，芭蕉叶大，盛载的除了露水剩下的都是孤寂。我查过《全宋词》，宋人在里面埋字灌墨，前前后后大约种有七十余棵芭蕉，枝繁叶茂，大多载愁。清人蒋坦《秋灯琐记》有闲笔：主人见园中所种芭蕉叶大成荫，秋来风雨滴沥，就题断句于叶上“是谁无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次日，见叶上有续句“是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属于知识分子两口子打情骂俏。其实唐人早就道出“芭蕉叶上无愁雨，自是多情听断肠”，自己愁吧，千万别把芭蕉扯上。制绿帆而渡灰愁。我只说两棵芭蕉。与愁无关。

王维当年有一棵芭蕉，栽在《雪中

人文随笔

花木兰究竟是谁

■ 王吴军

古代许多祠堂庙宇祭祀的文章，写的多是传说中的人物。元朝的侯有造的这篇写木兰祠堂塑像的文献大概也不例外，它记录的木兰的结局有着浓郁的悲剧色彩：木兰从军凯旋之后，皇上知道了她是一个英姿飒爽、亭亭玉立的女子时，非要纳她为后宫的妃子，木兰“以死誓拒之”，皇上大怒，以“势力加迫”，木兰便以自杀来对抗强大的皇权。她自杀之后，皇上追赠她为孝烈将军。

这个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姓魏的木兰，是一个孝义刚烈的女子。不过，在民间，人们都习惯把木兰称为“花木兰”，那么，木兰为什么会姓花呢？

木兰被称为“花木兰”，和明朝才子徐文长有关。

徐文长名叫徐渭，文长是徐渭的字。徐文长是明朝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才华横溢。徐文长写过一组杂剧名叫

《四声猿》，其中的一个剧本叫作《雌木兰代父从军》，写的就是木兰的故事。剧本写的是木兰姓花，芳龄17岁，花木兰的父亲名叫花弧，字桑之。花木兰的母亲姓贾，妹妹名叫花木难，弟弟名叫花皎儿。当时，黑山的贼首豹子皮造反称王。魏国天子下令征兵。花木兰的父亲年老体衰，无法从军打仗，花木兰便毅然女扮男装，代其父花弧参军。在战斗中，花木兰英勇顽强，她亲手活捉了贼首豹子皮，皇上封花木兰为尚书郎，还念其参军征战多年，让花木兰还乡省亲，休息三个月。花木兰回到家里之后，露出了女儿家的本来面目，同行的战友才知道她是一位女性。于是，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一下子传扬开来。而且，剧中还写道，家里给花木兰定了亲，男方姓王，趁着花木兰荣归故里，两个人拜堂成亲，皆大欢喜。

徐文长写的这个剧本，描写的花木兰的家庭情况以及她和王郎成亲的结尾，和《木兰辞》以及元朝的侯有造的记述是不同的。

由于徐文长写的这个剧本当时被戏班子到处演出，在民间影响非常广泛和深远，所以，人们都认为木兰姓花，就把木兰称为“花木兰”了。

古代对于木兰的说法和记述还有很多。有人说木兰姓朱，是宋州人。有人说木兰是黄州人。不过，尽管由于年代久远，史书中又没有对木兰的翔实记载，但是，木兰这个女子巾帼不让须眉的形象却一直在民间被广泛传颂着，老百姓对她的形象和事迹喜闻乐见，而且，花木兰这个名字，伴随着一个女子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英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佳果》（油画）

王锐作

粒会开出来。母亲有时候还会捣腾个“火锅”给我们暖身子，白水里煮上白菜芯和嫩豆腐，捞出来蘸酱油吃，一屋子雾气缭绕热气腾腾。那些天寒地冻的日子，常常是一家人围坐在炉火前，父亲用芦花编织木底草鞋，母亲缝缝补补，哥哥姐姐做作业，我则抱着炉子，吃得满嘴乌黑，吃饱了，就坐听风声，迅猛的、凌厉的北风扫过干枯的树梢，扫过冰冷的屋瓦，呼啸着疾驰而去。几十年过去，现在回忆起来，仍能感觉到那嗖嗖疾驰的劲风，感觉到炉腔里小火苗轻微的喘息，感觉到“暖老温贫”。

记不清在哪里了，曾看到过这样一段描述：“雪后晴日，温冬酒一壶，卤肉、糟鱼为佐，临窗独酌，闲看顽童呵手堆雪人，不觉日昏，而酒亦尽矣。”这个画面，真让人觉得静日生香，明亮又温暖，觉得作者身后，肯定有一只红泥小火炉旺旺地烧着，小火苗调皮地忽闪跳跃，温着一壶老酒。杯空了，他转过身来，斟上，继续慢饮，继续看窗外的景致，直到天色昏黑。严冬里，只要有一炉火在，时光怎么都是好的，独酌好，对饮好，读书好，闲坐亦好。

都说张爱玲孤傲怪僻，不食人间烟火，她却喜欢看人生烟火。寒天清早的行人道上，扇子扇出滚滚的白烟，她就喜欢在烟雾里走过，那烟雾熏眼而呛人，却是香而暖的，是尘世的味道。说白了，她的骨子里，和我们普通人一样，也贪恋着人间烟火。

白石画芭蕉，白大爷就发愁过，他考虑几天：这芭蕉刚开始是从左向右，还是自右向左？

我倒认为王维也是写实。因为我家院里就种有芭蕉，每年如果下第一场初雪，白中有绿，果真就有雪中芭蕉之景。只不过是王维把短暂复印成了永恒。

还有一棵芭蕉叫松尾芭蕉，是日本的俳圣。我少年时代读过他的俳句，还仿写过许多。有一年给翻译汉俳的林先生寄过，没有下文。芭蕉五十一岁病逝于旅途，留下最后的俳句是“切望于风雅”。

真正的风雅之士醉后呕吐也要捡个地方，冬天必须在梅花下，夏天在芭蕉叶下。

2020年12月20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岳嵬 主编：杨道 美编：许丽 校核：叶健升 苏建强

诗路花语

咏燕组诗

■ 郭志东

一
破屋风穿堂，
玄鸟壁筑巢。
俟尔主人至，
惊问客何来。
二
将雏神龛下，
跳跃露梁间。
能避风和雨，
谁念王谢堂。
三
门前开村路，
左邻起大厦。
旧舍终将去，
新巢落谁家？

煮月亮

■ 赵敏

当所有的路连在一起
背影就成了海
养一条叫做远方的
小鱼
如果，你钓到了星星
请在微信的朋友圈里
发个自拍
我就在故乡的田野上
炊烟四起

这辈子，只靠
煮月亮为生

梦里的书桌

■ 汤锡潮

有一张奇怪的书桌
在我的梦里久久不去
一直漂浮在蔚蓝且空旷的天空上
在我的头顶上空
仿佛冥冥之中有什么力量
操控它为我遮挡冬天里的太阳

我历经千辛万苦爬上了一座高山
却发现我仍然站在书桌下面
抬起我那疲惫的头颅
遥望山的那一头
可是我怎么也看不见
故乡的那棵高耸入云的椰子树
还是在树旁用笨拙劈柴的爸爸
以及带着老花镜缝补衣服的妈妈

我还记得
年少调皮的童年在凉风徐徐的夏日
爬上我家院子里的那棵椰子树
瞭望四方
此时的我依稀还记得看见了不是巍峨的
大山

只是不知道
那些令我感到莫名力量的大山
有没有我现在脚下踩着的这一座？

假如当时它也在
那么 为什么现在的我
找不到那棵婀娜多姿的椰子树？
假如当时它也在
那么 为什么当初的我
没有意识到脚下的这块土地与我有缘？
假如当时它也在
那么 为什么当时的我
没有看见我头上的这张书桌呢？

假如当时它不在
那我如今是怎么来到这座大山的？
假如当时它不在
那我儿时的美好时光和调皮的大山
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眼前？
假如当时它不在
那这张书桌为什么会一直漂浮在我的头上？



投稿邮箱

hnrbyfb@163.com